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七目錄

白居易十二

白居易十二

初授拾遺獻書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於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院學士者臣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

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負忍心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闇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

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
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
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
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
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
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
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
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
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

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内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警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奬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竝出爲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裴

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内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垍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以來並蒙奬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

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

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爲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喻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以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

式著議宏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垍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取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

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往例與官裴垍等依舊職奨用使內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人道所以密緘手疏瀝吐血誠苟合天

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
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爲陛下謀恐非穩
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握兵守
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
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
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於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

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
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調馭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
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
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
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
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
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荆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
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
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

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戀闕爲名須來卽來須住卽住要重位卽得重位要大權卽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卽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卽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既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

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況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況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

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爲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祕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茍有闇知卽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黙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

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内及諸處和糴令收錢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者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有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茍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

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辨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爲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

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

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者常欲疏

此人病聞於天聰疎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

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況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

緘默隱而不言不惟上孤聖恩實亦内負夙願猶慮愚誠

不至聖鑒未迴卽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村

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

或慮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改移以臣所見事又不然夫

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必
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
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
已仔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
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内外人心甚爲愜當
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

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
恐嚴綬相黨曲爲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
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原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
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
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爲不可違性自用
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
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

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范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驅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則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望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

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内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況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租稅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

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

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歷已來四十餘歲宮中人數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屢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元宗以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

光埀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以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于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被普寧公主鬪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爲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爲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

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爲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以來分别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公論無不愜於人情惟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説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内足以辨明聖意外足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禆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䘏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知非宜況魏徵宅内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旣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

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
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聞王鍔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爲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鍔若除則如王鍔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啟無可奈何臣又聞王

鍔在鎮日不䘏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鍔邪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鍔歸鎮與在朝伏望玆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畧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銀器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顧停罷必恐即日修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

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卽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況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爲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裨聖政以臣所見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

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在於事體深以爲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奏

論孫璹張輔一作奉國狀

孫璹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爲重鎮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爲之節度使昨者孫璹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

人心孫璹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畧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爲過當亦恐同類之内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璹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劉鳳翔覲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聽要知

張輔國

右輔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又

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蒙聖
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勵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
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攝天下姦臣之心何者輔國之
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輔國更得節度使天
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
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爲輔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
則明勸忠貞二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輔國
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輔國未曾
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

輔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

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必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諠諠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劉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

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
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
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者
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
法收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
軍押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
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
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鎭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
司即是送與方鎭從此方鎭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

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葢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師閒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

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係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璀自去以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

戰與賊勝負畧均況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遛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今卻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陛下痛惜者二可為陛下深憂者二何則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

多少既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議無不許請而後捨模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痰心此其爲

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

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

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令收棣州至今
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李安等心元不
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
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李安追捉並
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畧無形迹但恐今
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
令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
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
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

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

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貼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亦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

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克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為深憂可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為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以塵黷不休臣卽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

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
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
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八目錄

白居易十三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白居易十三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

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
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
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容有違越特令
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
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
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聞於
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訪聞又無明勑伏
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內外
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

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論承璀職名狀

承璀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

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

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宫以來則曾驅
使承璀歲月既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
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
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
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
之後令臣忘身命瀝肝膽爲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
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
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爲都監且
循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

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爲諸軍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奏閿鄉禁囚狀

虢州閿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塡賠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

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至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塡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況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寃三年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

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罕遠近自無寃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恥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净境内頗安縱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

事聖聰備闡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嘆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奉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慈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
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
加優奬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
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更
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況元陽功効忠勤天下有數今以
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巳後無以勸人以
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爲得所只如栁
惟晨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
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

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新

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雲騎

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慰

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賜

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當星象

職在箴規皆須聞望清方行實端慤然後可以佐彌綸於

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芻言必直其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職忝冒已深況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聞實若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駑鈍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酬元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翰林學士將仕郎左拾遺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欲

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慈俯

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爲養藥餌或

缺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

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

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

敢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

兼賜告身者俯僂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踢踏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請敢望天恩遽從所欲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元造曲成念臣爲子之心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鳥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

品無任荷恩忭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擢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況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恵過加籩榮優置醴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屢饜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於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旣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必擬秘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奏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

踊地歡呼動天況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
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澤捧觴知感終宴懷
慙肉食無謀未展涓埃之効素餐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
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進止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
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
於最勝之地況天廚酒脯御府管絃寵錫忽降於宴中慶
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參

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為春徒激丹心豈報元澤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寒特加慰問者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祈寒豈意聖慈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皸瘃而潤以脂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纊之恩甫及和則體舒不龜之澤既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德縈心唯驚寵賜必

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感躍之誠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

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節

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紅牙

爲尺白金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爲

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日深寵錫

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顔不違而尸素内慙分寸之功

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煙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而燭幽臣顧以賤微荷兹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須冰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況春羔之薦時始因風出當

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清飈隨至受此殊賜臣
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慄慄常傾受命之心
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恩謹奉狀陳
謝以聞

謝賜新歷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歷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
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歷之無窮
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進撰制問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元造無任欣戴抃躍之至

社日謝賜酒餠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餠環餠等伏以時維秋社慶屬年豐頒上尊之酒漿賜大臣之餠餌既非舊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懇謹奉狀陳謝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章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韓皋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體不宏以臣所見兼請不考

已得者不妨儌倖不得者所賸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敏之學有體要之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

具聞薦伏聽勅旨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爲或親或故同爲黨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

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惟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

膺謹具奏聞伏待聖裁謹奏

讓絹狀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巳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量事宜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讎未雪國恥凡人有物猶合助之況取其材有所不

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家財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須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巳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

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聖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鑑可郢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

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旣從遠貶已是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即恐太重況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衆心無憀以爲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

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裁量免至聚官各令罰俸感

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惷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

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

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勑之

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

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

是偶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

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顔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境

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鎭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節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顔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

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
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
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
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夾攻以分
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
陣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
責在身事勢驅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
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
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討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顔事

右伏請詔光顔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鋭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顔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鎭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況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顔勤卹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令光顔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顔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鋭堪用況兼魏博等

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旣只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宏正遇害令報父讐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効令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一軍累

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八萬貫令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略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令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貲糧最可痛惜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並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更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即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遛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討成三數月間須有次第

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狀以行營今日事宜眞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況察羣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

報不眞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旣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績至今旣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用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

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來內即餱糧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釁不遥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鬭爭無事而殺者名爲

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鬬相擊爲毆交鬬致死始名鬬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爲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又按律疏云不因爭鬬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鬬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鬬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

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是素非憎嫌偶相爭鬬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駡不是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駡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則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況阿王巳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

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者從今得計謹同參酌件錄如前